

神州報人凋零

徐鑄成與欽本立的厄運

●賀曉民

再度爲文匯報跨刀

海峽兩岸新聞界，近年來可謂老樹凋謝，碩果無多。前年一年裏，居於台島的耆宿程滄波、馬星野、成舍我相繼故世；去年，大陸的報壇老將欽本立在四月裏含憤瞑目，終年七十四歲，徐鑄成則在歲尾猝然病逝，享壽八十五歲。後兩位，曾於香港、上海《文匯報》有過一段因緣，追溯這對忘年同道相濡以沫，患難與共的前塵往事，多少可以窺見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遭際。

上海《世界經濟導報》總編輯欽本立病逝後，海外有不少悼念文章提及一九五七年他與徐鑄成在上海《文匯報》的共事經歷，其實，他們的這種關係起始更早，遠在一九四八年就已訂交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，上海《文匯報》因支持學運，言辭激烈，被國民黨當局下令查封。該報總主筆徐鑄成先是閉居家中，後經在港成立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敦請和中共地下人員的協助，於翌年三月秘密抵港，籌備創辦香港《文匯報》。半年後，這份報紙在荷李活道一所破舊的小樓裏開

世。其時，負責編務的總編輯是早年電通公司的名演員、影評家馬季良，藝名唐納，亦即毛澤東妻子江青（藍蘋）的前夫，而由總主筆徐鑄成主持言論兼願經營管理，實際上總攬全局。該報第六版專登各地通訊，其中來自上海的主要就由欽本立負責撰寫和組稿。

欽本立原是重慶《商務日報》記者，抗戰勝利後到上海。他之成爲香港《文匯報》上海祕密記者站的負責人，一方面是由於徐鑄成的委託，另一方面則是受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指派，因爲他這時已加入中共。他不僅自己以「青木」筆名，給港報寫下一系列描述國民黨從大陸潰退前經濟蕭條、民不聊生的通訊，而且約請《新民報》名記者浦熙修等也爲之撰稿。欽本立在上海的工作認真、踏實，使徐鑄成對他留下良好的印象。

中共建國前後，徐鑄成先是自香港北上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，後由隨大軍南下上海，重新主持復刊後的《文匯報》，而欽本立則進范長江接管《申報》後創刊的《解放日報》，擔任新聞部經濟組組長，後來，奉調北京《人民日報》國

際部工作。

一九五六年五月，上海《文匯報》奉命停刊，全班人馬進京改辦《教師報》。徐鑄成作爲這份專業報紙的總編輯，雖感無聊無趣，却又無可奈何。當時，他家住東西十條西口，與欽本立所居的報社宿舍僅隔二、三家門面。所以，欽本立常於公餘到徐寓請教或閑聊，如此一來，兩人的關係又深了一層。

過了兩個月，中共中央出於貫徹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」方針的政治需要，忽又決定《文匯報》復刊。籌劃復刊時，徐鑄成將原《文匯報》爲班底從《教師報》抽出帶回上海，留下了兩位黨員副總編輯。雖說《文匯報》並非機關報，但同樣要有共產黨的領導，這兩人就是過去從教育局派進上海《文匯報》來領導「內行」的「外行」。既然不能沒有黨員領導，與其要等派來黨氣十足的「外行」，不如爭取與相熟相知的「內行」合作。爲此，徐鑄成向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張際春提出，《人民日報》的欽本立是《文匯報》的老人，曾經有過合作，是否可以歸還。隨後，他又幾次商之於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鄧拓，終於將

欽本立調入《文匯報》，成爲第一副總編輯、黨組書記。

在欽本立本人，原先對離開《人民日報》多少有些失落之感，因爲這是中共中央機關報，各方面條件優渥，尤其其他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，發表文章、出國考察以及獲得擢升的機會都比上海多。但他既和《文匯報》有點歷史關係，又欽佩徐鑄成的道德文章，也希望在這份民間色彩濃厚的報紙上有所探索，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開創新路，所以還是愉快地上任了。

合作創新引入入勝

果然，在徐鑄成、欽本立的合作主持下，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正式復刊的《文匯報》打破框框，力求創新，顯得多姿多彩，引人入勝。版面上，既有對新華社統稿的獨特處理，又有旅行記者的獨家報導；既有各界名家對某一問題的專論，又有一般讀者就敏感話題的七嘴八舌；既有理論學術版上的嚴肅探討，又有彩色附頁上的閑情逸致。編排上的許多做法，在當時的新聞界與衆不同，獨樹一幟，不僅爲廣大讀者所喜愛，甚至連毛澤東也大加贊許。第二年三月十日，他在接見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時，特意對徐鑄成說：「你們的《文匯報》辦得好，琴棋書畫，梅蘭竹菊，花鳥虫魚，應有儘有，真是辦得好。我下午起身，必先找你們的報看，然後看《人民日報》，有工夫再看看其他報紙。」

受到最高層的如此好評，徐鑄成和欽本立自是欣喜不已。他們誰也不會想到，時不出百日，

竟雙雙陷入一場「陽謀」而遭滅頂之災！

不出百日同時蒙難

三月底，徐鑄成率中國新聞代表團出訪蘇聯，爲期一個半月，《文匯報》由欽本立負責編務。就在徐鑄成與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親切擁抱，凝神欣賞芭蕾明星烏蘭諾娃的精湛舞技之際，毛澤東發起了一場整風運動，並號召人民大鳴大放，幫助共產黨糾正錯誤。當徐鑄成在各個加盟共和國奔波完畢，回到莫斯科時，看到中國大使館裏的《文匯報》，覺得有些關於鳴放新聞的標題氣勢汹汹，過於尖銳，有些不太對勁。依他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，對有些題材尖銳的新聞，標題應力求平淡；而內容一般的，標題則不妨打扮得突出些，以求得總體上的平衡。爲什麼《文匯報》的版面看上去如同火上澆油！他頗爲不安。

回到北京的當天傍晚，徐鑄成即和欽本立通了長途電話，問他爲什麼標題火氣如此之大。欽本立平時就言辭木訥，這時只回答是「上面的意思。」對此，徐鑄成仍然不明究竟。他不知道，在那段時期，身任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的上海市第一書記柯慶施，也許是領悟了最高層「引蛇出洞」的戰略部署，不是打電話來，就是召欽本立去，指示在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影響的《文匯報》，加溫再加溫，發動羣衆大鳴大放。所以，欽本立也是奉命行事。

徐鑄成回上海後，以全部精力撰寫《訪蘇見聞》，交由報紙連載，打算寫完後正式上班。市

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到家中看他，並請他參加即將閉幕的上海宣傳工作會議。徐鑄成以爲作忙，無意見可提爲由謝絕。第二天，白彥又來請，盛情難却，徐鑄成只好前往。會場上，發言者爭先恐後，氣氛熱烈，話題幾乎全都集中在消除黨羣之間的隔閡上，還有個形象化的說法，叫「拆牆」。有一位大學校長發言說，他在工作中毫無實權，一切都由黨委書記說了算。有一次，那位書記兼副校長因公赴京，還貼出一紙佈告，宣佈在其離職期間，校務由校長代理。聽了，真令人莫名其妙！徐鑄成認爲，這畢竟是一個反面典型，他不妨從正面介紹「拆牆」經驗。在次日大會發言時，他介紹說，《文匯報》過去的黨員副總編輯，從未做過新聞工作，文化程度也不高，只會把通的文章改得不通，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條八股。後來在復刊以前，上級將其調開，另外調入像欽本立這樣對新聞工作有經驗的領導，大家遇事坦率相商，工作配合非常融洽。他的發言結束時，博得與會聽衆的熱烈掌聲。因爲，這是會議開幕以來內容最精彩的發言之一。

欽本立問徐鑄成這個發言可不可以見報，徐鑄成說當然可以。於是，加了一個《「牆」是能够拆掉的》題目，在《文匯報》上刊出了。

不料，六月十四日，《人民日報》以編輯部名義發表其實是毛澤東撰寫的《文匯報》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，《文匯報》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》，徐鑄成、欽本立頓時首當其衝，承受了莫大的政治壓力。起初，徐鑄成還很坦然，因爲在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毛澤東對他親口表揚了《文匯報》，可見，「一個時

間內」是指宣傳工作會議之後，而他在蘇聯訪問了四十四天；回國以後，所謂「大鳴大放」已經過去，他為趕寫《訪蘇見聞》，尚未全面抓起工作，他當然沒有責任，又有什麼可以檢討的呢？然而，事情的邏輯並不如如此簡單。七月一日，毛澤東為《人民日報》撰寫的社論《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》發表，更明確指出：「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，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開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，包袱沉重，不易解脫。帥上有帥，攻之者說有，辨之者說無；並且指名道姓，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。兩帥之間還有一位帥，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，是一位能幹的女將。人們說：羅隆基——浦熙修——文匯報編輯部，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主派系統」。說到民主派，徐鑄成是在一九四九年經千家駒介紹，加入這個民主黨派的。因此，順着毛澤東的思路，以他作為《文匯報》編輯部的罪責承擔者，也就無可避免了。

據說，當時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曾有考慮，倘若依據實際情況，欽本立的責任更大，但如果以此定罪，自己作為黨內頂頭上司的領導責任也難脫干系，恐不是幾篇檢討便能過關的。相反，讓徐鑄成這個同盟成員、非黨總編輯承擔責任，似乎恰到好處。徐鑄成於是代人受過，他在由《大公報》的歷史、平時在編務會議上的講話以及關於「拆牆」經驗的發言，等等，統統成了「右派」的罪證。後來，他也徹悟：自己不是完全蒙冤受過，反而是一個從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，憨直敢言，也終難逃過這一關。

與全國一樣，《文匯報》的「反右」鬥爭如火如荼。這年十一月，北京《新聞業務》第十期上，刊登了欽本立應該刊約請而寫的「一封長信」揭露右派分子篡奪文匯報，詳細敘述了《文匯報》在過去一個時期裏怎樣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篡奪，以後又怎樣在反右鬥爭中扭轉了該報的資產階級方向。其中，他寫道：「徐鑄成一方面以反教條主義勇士的姿態出現，一方面又以『老報人』自居，就是說，辦報這一行，共產黨不行，既是滿腦子教條主義，又不懂中國報紙傳統，而他，既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，又深知中國報紙的傳統。所以，只有他領導才能把報紙辦好。足以說明徐鑄成這種用心的，就是他所積極標榜的「辦同仁報」。徐鑄成強調辦『同仁報』的實質就是不要黨的領導。」欽本立這篇文章是真的應約而寫，還是被迫而撰？是不是昧心之論？這些都無從查考。在那個年代裏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，更何況人無完人，金無足赤呢！

到「反右」鬥爭結束時，自徐鑄成以下，全報社共有廿一人被打成「右派」；欽本立也未倖免，定為「嚴重右傾」，被降級降薪，調離新聞單位。

同心相應欽信服徐

自從一九五七年底在《文匯報》分手，徐鑄成與欽本立，一在出版局審讀部門打雜，一在社會科學院任職，互相沒有往來。到「文革」中，各自都淪為「牛鬼蛇神」，受盡屈辱和磨難。直到一九八〇年，他們才能揚眉吐氣，相視而笑儘管

已是六、七十歲的老人了。這一年，徐鑄成作為「在國內外較有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」，由中共中央宣布屬「錯劃右派」，應予改正，隨即出任《文匯報》顧問；擔任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的欽本立，則和幾位已經退休的報人，創辦了日後享譽中外的《世界經濟導報》，編輯部成員如陸平、蕭慶璋、朱嘉樹等，大都是《文匯報》原來的編輯、記者，可以稱得上是一份真正的「同仁報」。

對欽本立主持的這份民辦同仁報，徐鑄成從一開始就給以支持，期望她不僅能冲破禁區，敢說真話，而且能對原有的新聞體制有所突破。導報在實踐中，也確實繼承並發展歷史上《文匯報》的一些優良傳統，如注意發表名家專論，組織熱點問題討論，詳載外報言論，設立駐京辦事處，派出旅行記者……等等，無不使該報別具一格而引人矚目。

導報雖是經濟類報紙，徐鑄成對欽本立激勸也總是有求必應，儘量滿足。導報創刊不久，他恰好參加香港《文匯報》三十二周年報慶活動後返滬，便寫下題為《香港見聞》的長篇通訊，在導報上一連登了八期，讓當時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的讀者大開了眼界。以後，他還撰有《首都掠影》等篇，交由導報披載。

前些年，每當大陸政治局勢轉陰，風聲吃緊時，言論開放、信息多元的導報總會面對指責；欽本立則要承受巨大壓力。雖說導報有一個由全國知名經濟學家、社會學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組成的理事會，但其中大多數人觀念正統，官至高位

，很少有人肯站出來分擔壓力。這時候對導報的真正的支持，通常一是來自擔任總理或總書記的趙紫陽，每當獲悉有人要對這份報紙大動干戈時，他要麼不動聲色地在導報的某一篇文章上批示，並轉政治局成員一閱，要麼公開指派秘書到導報駐京辦事處傳達關懷之意；二是來自像徐鑄成這樣深諳中國政壇風雲的報壇老將，儘管平時與欽本立很少見面，一有風吹草動，他就打電話或托人帶口信，鼓勵這位昔日同事堅持解放思想，不向權勢低頭，把新聞改革推向前進。到後來，連編輯部裏的年輕人都知道，他們的欽老板對徐鑄成的話十分信服。

一九八七年六月的一天，民盟上海市委和人文匯報聯合舉行座談會，紀念徐鑄成八十壽辰及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年。欽本立遲遲會場，但其他人讓他先發言。只聽他飽含激情，一字一頓地說道：「幾十年來，徐老不僅手把手地教我改稿件、寫評論、編版面，而且教我明確辦報宗旨，構想編輯方針、樹立報紙特色、掌握領導藝術。他不僅是我事業上的老師，也是我人生的導師、思想的導師……」欽本立執以弟子禮，謙恭、真誠，在座的人聞之，無不為之動容，也紛紛感嘆兩位老人的友情與日俱進，非同尋常。可憾的是，像這樣黨與非黨知識分子的思想理念達到一致境界的，實在罕見！這就難怪「六四」以後欽本立要在黨內受到比一九五七年底那一次更嚴重的處分了。

如今，大陸這兩位新聞界鬥士均已作古。他們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理想——新聞自由，何年何月才能在神州大地上實現呢？

最低廉的售價·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
合售新台幣叁百陸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文字生動詳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勞袍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萍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

全書分裝叁冊合售百陸拾元，歡迎購閱。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